

DINER

ダイナー
林青译

杀手餐厅

平山梦明

HIRAYAMA YUMIAKI



七曜文库



YZLI0890117460



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杀手餐厅

林青译



YZLI0890117460

Copyright Notice:

本书原出版者为日本白杨社，经授权由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出版发行。

(中文题目：杀手餐厅)

DINER

by Yumeaki Hirayama

Copyright © 2009 Yumeaki Hirayama

All rights reserved.

First published in Japan in 2009 by POPLAR Publishing Co., Ltd.

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rights directly arranged with POPLAR Publishing Co., Ltd.
through Beijing Poplar Culture Project Co., Ltd.

吉林省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 图字：07-2010-2738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杀手餐厅 / (日) 平山梦明著；林青译. — 长春：
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11.12
(七曜文库)
ISBN 978-7-5463-6855-9

I. ①杀… II. ①平… ②林… III. ①长篇小说—日
本—现代 IV. ①I313.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1)第233039号

杀手餐厅

-
- 作 者 [日]平山梦明
译 者 林 青
出 品 人 刘丛星
创 意 吉林出版集团·北京汉阅传播
策划编辑 渠 诚
责任编辑 顾学云 李瑞玲
封面设计 未 氓
开 本 880mm×1230mm 1/32
印 张 11.375
版 次 2011年12月第1版
印 次 2011年12月第1次印刷
-
- 出 版 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发 行 北京吉版图书有限责任公司
地 址 北京市宣武区椿树园15-18号底商A222
邮编：100052
电 话 总编办：010-63109462-1104
发行部：010-63104979
网 址 <http://www.jlpg-bj.com/>
邮 箱 jlpg-bj@vip.sina.com
印 刷 北京振兴华印刷有限公司
-

ISBN 978-7-5463-6855-9

定价 29.80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投稿热线：010-63109462-1040

序 幕

那天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被男人用拳头揍脸。

夜晚，杳无人迹的山里，我们挖着坑。

我身边的迪蒂刚才已经掉了好几次铲子，每次都会被一身黑衣的男人们连头带背地揍。

“磕（可）是，拿不住嘛！”迪蒂咬字不清地哭道。

她左手的指甲被人用拧牛肉罐头盖的工具剥掉了。我眼看着她长而端正的指甲被插进金属槽里碾碎撕掉。工具每上紧一下，她都会用鞋跟重重蹬地。工具上紧到一半，指甲被生生扯掉时，从她死死咬住的牙齿间涌出了呕吐般的响动。事实上，拇指的指甲被扯掉时，她似乎呕了一下，所以才会哆哆嗦嗦，被血弄得滑不溜丢的手指拿不稳铲子，屡次掉到地上——然后，她就会被男人们揍。我偶尔也会被这暴力殃及。

“这蠢女人。啊，这边也有个蠢货！”

男人们说着又踹上了两脚。他们的脚在给倒在地上的迪蒂背上、腰上添上泥印后，也会飞到我的侧腹和屁股上。

嘴里黏糊糊的不舒服。我们午后离开新大久保的办事处，接着便在横滨的仓库里遭到拷问，再然后就被带来这里。在仓库里吐了个够，又一杯水没喝，胃里肯定没东西了；然而，没漱过的嘴里，血、泥和其他东西混着，散发出奇怪的味道。

“继续！继续挖！”

黑衣男人中有个语调特别奇怪的人，像头一碰即炸的猪一样挥着棍子，对我们推来搡去。他是个个头不高的豆丁，即使在街上看到也不会有印象。简言之，就是个讨厌的男人。

“呐，这困（肯）定是用来装我盟（们）的坑啊。”

“闭嘴！安安静静地挖！”

又有别的男人揍了迪蒂。她额头上淌下几道血痕，脸与初见时相比已完全变了样子，一开始会被揍得唧唧作响的脑袋也变得像是个烂南瓜了。

“呜”——发出一声不知是喊痛还是叹息的呻吟之后，迪蒂捡起铲子，继续开挖……然而，她不知为何挖得比我少。在眼前不知能否活下去——更确切地说，是几乎被杀——的情况下为这种事愤愤不平，确实挺白痴的，但是我仍然满腹焦躁，觉得只有自己在努力。

说起来，我和迪蒂并不是什么朋友，连熟人都算不上。直到上周，我都还不知道她和她男友牛仔的存在。

“求司机。报酬三十万。有些风险。”

我是上周四在手机地下网站上看到招聘启事的。距那时还不到一周，我却在这里挖着坑。

出于不愿回想的理由，我离了婚，游手好闲了很长一段时间，然后靠父母的路子总算在本地的办公用品批发商处找了份工作。但我丝毫不打算好好过日子，只想着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说起来也很蠢，我在买便当的便利店里站着翻看女性杂志的特辑时，看到一处极漂亮的度假酒店的介绍，被电到了。我一心想着：“啊啊……能到外国去，在这种无上享受中死掉就好了。”在买下杂志躺在床上翻阅的过程中，这在我心里变成了确定无疑的愿望。不，这样说也不对，它变成了我应该得到的现实。原本只要像蚂蚁一样勤勤恳恳存够钱去那里即可，但一方面，我到手的十二万日元工资还要交给家里四万，不知要存上几万年才能存够；另一方面，由于包括前夫在内的各种原因，我无法向金融信用系统申请信用卡，也无法利用为工薪族开设的高利贷系统，信用为零。像中六合彩或者期待米粒儿大小的遗产而等着父母死掉也都不太现实。不正常地等下去的话，没准哪天我的脑子就会出问题，因为屁大点事就自杀了。一想到这些有的没的，我就在不知不觉中开始浏览起地下网站，偶尔看到迪蒂发布的信息并回了信。

照对方给的号码打过去之后，接电话的是牛仔。这男人说话总像是在嚼口香糖。

他的声音听不出年龄，一接电话开口就是：“嘿！”虽然听到这一句就知道他脑子有问题，但代他进行说明的迪蒂很冷静，这让我觉得也许真能拿到钱。

“虽说只是开车，但也是有风险的。这一点你有心理准备了吧。都写在上面了。有些风险——看到了？”

“看到了。这是说会有枪战？”

电话另一端传来“啪”的一响。

“真要是那样，既不会雇你这种没半点经验的新手，也不会对你讲明。我们要的就是能开车的司机。你只要按指示开车就行。顺利的话要不了一小时就能搞定。会开车吧？”

“……不会是去抢银行什么的吧？”

迪蒂听我这样说，像是没法正经谈下去一般，拍手大笑着把手机交给了牛仔。牛仔语速很快地说道：“只要接到他们两人后送到指定车站就可以了哦，樱桃小甜派。”末了，牛仔指定在新宿的某个十字路口碰头。

“别迟到哦。只要迟到十分钟这活儿就不给你了。我们找别人，小甜派。”

“真的是只要开车把你们送到就可以拿钱了，是吧。”

“Yeah.”

“当场就可以拿到吧。”

“Yeah.”

“那你们可以做坐出租车啊。而且，我很讨厌派。”

停顿。

“那就不能抽烟了嘛！Yeah.”

牛仔大吼一声，笑着挂了电话。

“这两人搞什么……”

事情就是靠这种连约定都算不上的暧昧谈话发展下去的。回头想想，正因为是这种半开玩笑的交谈，我才会毫无戒备地去见面。如果这事是由电视剧里那种声音更具威慑力的男

人来谈，我大概会倍加警惕而且感到害怕。我这人意外地胆小又滑头，虽然自暴自弃，但并不愚蠢。

到了第二天，我比约定时间提前十分钟在十字路口等着。十字路口的电线杆被涂鸦、风俗店的贴纸以及威胁说如果不对神或别的什么悔改就会“你们，死后也会受苦”的宣传单盖得满满当当的。

我虽然是在东京都内土生土长，但到新宿来的次数屈指可数。这里看起来没什么正经人，脏兮兮的，臭得像阴沟。那种整个街区酝酿出的剩饭般的气氛，我实在无法适应。所以同样的东西只要能在其他地方买到，我就会在其他地方买。百货公司地下商场的特辑里介绍到伊势丹^①时，我也当成是其他国家的事情忽略掉。这是个对我来说没什么意义的地方。

但是，我那天就站在那里，天真地跑来和全无正经的人做危险的生意，以为能拿到钱。

到了约定的时间，两人仍未出现。一想到对方对时间要求甚严，结果却是这样，我也就释然了。老实说，多少也松了口气。又过了三十分钟。我看看钱包里还剩五百日元，打算回到车站在 MAC（麦当劳）吃个汉堡什么的再回家。

“大场小姐？是大场佳奈子小姐吧？”

我刚离开电线杆，就听到有人从背后喊我。回头一看，是一个头发齐眉剪平，穿着白色棉布裤子和咔叽色上衣、黑色夹克的女人在我身后。

^① 日本百货公司的地下商场一般是食品商场，有些节目或宣传单会搜集其特价及折扣信息，做成专集播出、派发。伊势丹百货公司位于新宿。

“让你久等了，真是抱歉。”

她看我点头承认，就率先迈开了步子。我们沿着主干道走了一长段路，走过便利店和韩国菜馆后，在加油站还是教会什么的前面有一个投币式停车场。女人走近停在入口路上的单厢面包车。车体整面画了个黑女人舔着冰激凌，身穿橙色衬衫和黑色短裤，衬衣在肚脐眼上打了个结。还有做成熔融字体效果的“COOOOL！”和泡泡糖一般的对话框。背景是迷幻系的，女人旁边有只黑猫，十足婊子模样。车体上满是未加修理的擦伤和凹痕，锈迹像蛛网一样四处蔓延。正当我觉得像是在脱衣秀的终场看到了浓妆厚抹的大妈之时，滑动车门打开了。

“请。”我身后的女人低声说道。

我一边想着别是被绑架了就好，一边说着“多谢”，踩上了踏板。车里拉上了窗帘，有点暗。一个戴着牛仔帽和太阳镜的男人在里面的坐椅上前后摇晃着身体。

“这是大场佳奈子小姐，牛仔。”

听到她的声音，男人咧嘴露出了牙齿。

“要吃吗？”

穿着白色外套、白色衬衣外加白色牛仔裤的男人把含在嘴里的棒棒糖递给我。他的皮肤晒得黝黑，刮过胡子的地方泛着青。

“我还是回去吧。”

我回过头，女人摇了摇头。

“别再开玩笑，牛仔。”

男人的头剧烈抖动着，“哈哈”地笑了起来。

“有人告诉我不能随便接受陌生人的东西。”

“抱歉。总之你先进来，听我们讲完，然后帮帮我们。”

“你也会一直在这里吧？”

“看起来这样比较好。”

见她点了点头，我便坐到了驾驶座后面的座位上。

女人坐到入口旁的座位上，关上了车门。

“我是迪蒂，他是牛仔。”

“然后，你就是大场佳奈子。”男人说，“对吧？”

“没错，是的。”

牛仔一开口，我就闻到了浓烈的厕所清新剂的味道。毫无疑问，他用廉价香水漱了口。

“要吃吗？”牛仔用棒棒糖指着我。

“不要。这是开玩笑的，还是当真的？”

“当真的。他这人虽然有点怪，但脑子很聪明。”

“哦，这样啊。”

“要吃吗？已经不算是素不相识了吧，我们。”

“还完完全全是陌生人呢——不要。”

“我们要你做的，就是在这里保持引擎不熄火待机，等我们回来后，把我们送到东京站。”

“然后呢？”

“然后就结束了。我们下车时就把钱给你。”

“是三十万吧？”

“要吃吗？我还没太舔过，挺新的。”牛仔又把糖伸了过来。

“这人脑子里的海马体^①或是其他什么东西坏掉了吗？像是完全不长记性的样子……”

“这种东西一旦拆了包装，就不能再给别人了，牛仔。”

“真是顽固不化。”

听到迪蒂这么说，牛仔恨恨用力摔进坐椅。一瞬间，我看到他上衣下面有个奇怪的东西。

那是一把大得不像样的皮质刀鞘。

“时间有点晚了，接下来要马上行动。”

“可不是我害的哦，迪蒂。你知道吗？不是我害的哦。”

“就是他害的。”

牛仔竖起了大拇指。

“是‘痔’害的。不是病字头下面‘志气’的‘志’，是病字头下面‘寺庙’的‘寺’！大小粗细差不多这样吧……别看我这样，我的痔疮可是能让人大吃一惊的。是吧，小甜派？”

“啊，是啊。”迪蒂顺口答道。

“今天工作前太紧张了，出了好多血，所以没能按预定时间从厕所里出来。抱歉啊，大场佳奈子。”

“不用。我对你们俩的隐私和健康没兴趣，不好意思。”

“真冷淡啊，大场佳奈子。”

牛仔嘟囔了一句，吹起口哨。那很像是我听过的曲子，但想不起来是哪首了。

“这辆车你会开吧？”迪蒂谨慎地问道。

① 大脑皮质的一部分，主管人的近期记忆。

那时，我第一次察觉到她嘴里散发出赛璐珞般的气味。她的一只眼睛朝向奇怪的方向，又慢慢转了回来。

“嗯，我会开。”

迪蒂移动到前排座椅，从手套箱里取了点东西出来，插进裤子的后袋和腰里。

“出动了，南瓜。”

“OK！小甜派！呀嘢！”

迪蒂一说完，牛仔就欢呼着从车里跳了出去。

“爱死你了。”两人在车旁表演了一场像是融化的年糕黏在一起般的“亲密无间的热吻”。

“二十分钟都用不了。”迪蒂看着我道，“要把我的宝贝屁股暖好哦！大场佳奈子！”

牛仔把车钥匙扔给我。钥匙打中车身，掉在地上，让我不得不走出车门找钥匙。我蹲下身，伸手把钥匙从轮胎旁捡起来时，这两人已然没了踪影。我叹了口气，关上滑动车门，坐进驾驶座，发动引擎开始待机。

就是这样。我照吩咐做了。所以，接下来该他们履行约定了。

车里没有导航系统，也没有CD。无奈之下，我只好按下收音机的开关。收音机里，无聊的男人聊着无趣的话题，串场的女人可有可无地赔着笑。

我看了看表，估算了一下二十分钟时间。这两人无论想干什么，肯定都不是好事——那个牛仔，脑子有问题！话说回来，他接吻离开时，我没看到他做舔糖的动作。我回头看了看后部座椅，正好能看到棒棒糖黏在他坐过的位置上。

棒棒糖顶端是半透明的猪油色，棒子冲着车顶。我想象牛仔坐上去后白色裤子染上污渍让他焦躁不安的样子，觉得很愉快。他肯定会发一堆牢骚，而迪蒂则会用腻烦透了的调子抚慰他。对她来说，那男人到底好在哪里啊？

一个抱着孩子的年轻母亲路过。她的人生里绝不会出现我现在的这种情况。她的世界单纯、一成不变，仿若铜墙铁壁。送走丈夫，做家务，养育孩子，等丈夫回家。靠着这种循环的无限持续，她的未来得到保证，人生也得到了保护。

但我不同。

我曾有过类似的生活，但如今已经完全离开了。这世上按部就班的人和脱离正轨的人往后的发展可谓判若云泥。

这世界基本上是为按部就班的人设计的，一旦脱离正轨，很简单的事情也会变得非常困难。申请一张信用卡也好，租个房间也好，都必须花费很大的心力，而且大抵会被卷进麻烦。

收音机播报到了正午时间。

我一边忍住接踵而来的哈欠一边等着。油箱是满的。显示异常的警告灯也没亮。车虽然不算干净，但也不至于满是生鲜垃圾和剩饭。从这里到东京站，要不了一小时就能轻松抵达。换言之，到了傍晚时分，我就能揣着三十万获得自由了。我把下巴搁在方向盘上，盘算着还没到手的天鹅肉，一边迷迷糊糊地听着温墩的广播，一边瞟着管理公司竖在停车场上的告示牌上写的停车守则——突然，某处传来了醉醺醺的喊声。

我再次忍了个哈欠，伸手挠了挠头。还在吵。这地方果然没救了，大白天的就有脑袋不正常的家伙肆无忌惮出没。

近期最好别再来了——正想到这里，我察觉那是个女人在喊叫。

我抬头一看，在相当远的地方，有个女人正抱着一个穿红衣服的男人，摇摇晃晃地走着。正当我想着怎么会醉成这样时，那女人冲我尖叫了起来。

是迪蒂。她挥手挥得像风扇打转一样。

“你这蠢女人，在干什么啊？！”

打开滑动车门的迪蒂大喊道。她撑着的人是牛仔——白色外套和牛仔裤全都染红了，人则瘫作了一团，纹丝不动。

“快点，快点！”迪蒂喊道。

她拿着一个没扣上的包，里面有不少成捆的福泽谕吉^①，到处都沾上了红色。

“开车啊！”迪蒂铆足劲踹了一下椅背。我回过神来伸脚去踩油门，但脚还没够到，车就被猛烈的冲击撞得弹开了三米左右。车被撞斜停下了。

撞上来的是一辆黑色奔驰。

奔驰打开了车门，男人们朝我们这边跑来。

“求你了！快开车！”迪蒂的悲鸣在车内响起，我觉得热血直冲脑门，一脚踩下油门。

“喂！混账！停车！”一个衬衣白得跟厨师一样的男人扑向我这一侧的车窗。男人拿着短刀，虽然我搞不清他是怎么扒在车身上的，但他正用刀柄砸着车窗，想把玻璃砸碎。

① 一万日元钞票上的人像。

我把方向盘打了个向左的急转弯，冲进小路。那男人果然被甩了下来，像球一样滚到了地上。

“快点！快点！”迪蒂已经变成了哭腔。

我开着车，不顾一切地奔驰在爱情旅馆林立的小路上。每当看到黑色车影之时，都觉得心提到了嗓子眼。

“被抓住的话，会被杀的！你也会死的！”

“为什么会变成这样啊！”

突然间，喇叭声响起，奔驰气势汹汹地冲了上来。

“到交警亭就好了！交警亭就好，停车！会被杀了的。”

迪蒂对着我座椅的头枕不知是在晃还是在砸。

“不要！我才不干！”我紧踩油门，不让奔驰追上。

还有一小段路就能开出小路，开到大道上了。然后，只要找个适当的地方躲好，不就能逃掉了嘛——我就是这么想的。钱什么的大可不要，反正这种蠢事我是碰都不想再碰了。今早起床时，我想都没想到过自己会不明缘由地被杀。

主干道就在眼前。我打算直冲下去，一气开到大马路上。

谁知前方竟出现了推着婴儿车的人影。

“不行！不行！别减速啊！”迪蒂一边看着后面一边喊道，“轧过去！没关系的，轧过去！就算是我干的好了！”

我按响了车喇叭，暗暗祈祷兴许能从婴儿车旁边勉强擦过去。但行人不知为何在马路中央站定了一动不动。

“不行！会轧到那人的。我要停车！”

“不要！后面追上来了！轧过去！轧过去！求你！求你了！轧过去啊！”